

私生活

陈染文集 长篇小说卷



陈染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私人生活

陈染文集 长篇小说卷



陈
染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私人生活 / 陈染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4.7
ISBN 978-7-5500-0995-0

I. ①私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25509号

私人生活

陈染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胡青松
书籍装帧	方方
制作	周璐敏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
邮编	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	850mm×1168mm 1/16 印张 15.5
版次	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	190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500-0995-0
定价	29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4-15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j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写在前面的话

陈 染

我现在的心理状态,和我曾经出版的那些作品已经不尽相同了,我现在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很平常,不压迫自己,更不难为别人。其实,这辈子没人能压迫自己,除了自己!

但是,回头去看自己以前的那些文字,仍然如遇故人。那些激情与绝望,那些冰冷与热烈,那些傲慢与反骨,那些清冷与孤寂,那些痛苦的幸福以及那些义无反顾的决然,都是成长时期的人生课题。我想,这些课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完。

今天,岁月已使我朝着沉着释然、气定神闲的方向迈进了一些。我要感谢时间,感谢人间所有的温暖,感谢书籍,更要感谢那些精神上曾经的挣扎、痛苦和心碎,感谢冷漠、轻视甚至感谢恶毒,它们使我成长,而且继续成长!

记得《英国病人》中女主人公说过这样一段话:在我生命的50%时间里,觉得没有你简直就活不下去;在另外的

50%时间里，觉得没有你也没有什么……

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倘若把这个“你”比作文学、比作一切身外之物的话，我已进入了后一个50%!

现在，我愿意用古人的话自勉：大道至简，大医至爱，适者有寿，仁者无敌。

谨以此书怀念我最心爱的爱犬三三!

2013年4月7日 修定

目 录



1 / 零

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

为了防止失声叫喊，我们哼唱和倾诉；为了逃避黑暗，我们闭上眼睛。

8 / 一

黑雨中的脚尖舞

这个女人是一道深深的伤口，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要塞。她的眼睛闪着光，那光将是我的道路。这个遍体伤口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，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。

15 / 二

一只眼睛的奶奶

我们对父亲们说“是”，我们对生活说“是”，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。

25 / 三

我是带菌者

情愿通过一个钥匙孔，不愿通过打开着的门。

31 / 四

剪刀和引力

那把剪刀是一只鸟，蓄谋已久地盘踞在梳妆台上，仿佛栖息在木兰树顶。它设计了自己的动作和姿势，然后飞入我的脑中，借我的手完成了它的预想。

37 / 五

禾寡妇以及更衣室的感觉

这个女人是一座迷宫，一个岩洞的形状，我掉进了这个轮廓里。我们的身边狭窄的空间布满了黑暗，像被蒙在被单里面，我们互相看不清，脸孔模糊，四周的洞壁发出嘘嘘的回音，以至于我们不敢大声交谈。我们的脚尖下面就是望不到底的深渊，我们寸步难行，无法前行又无法退缩，虚无在我们的身边蔓延。前方的危险，使我们不得不停下来，脱下衣服，丢掉身上的重负，同黑暗挤在一起，我们为彼此触碰到的感觉所压倒，我们被推到了存在的边缘。她的年龄站立在我的前面，但是，在时间的地平线上，她是我身后的影子。她说，我是她的出路和前方。

49 / 六

我是我自己的陌生人

时间是一个画家，我是一张拓片图画，是山峦的形状，岩洞的轮廓。在我来到人世之前，这幅图画已经被画出。我沿着这条时间的水渠慢慢行走，发现了我与这幅图画的关系，我看见了这幅拓画本身就是一部历史，全部女人的生活都绘在这里。

58 / 七

伊秋

她的父亲把她生在“动物园”里。她惊人的适应力使她在“笼子”里身体发达，体验着游猎和被捕获的愉快。她在栏杆前，一只手支撑着臀部，另一只手捂住嘴。她把声音淹没在自己的肉体里。她没有往事。

68 / 八

里屋

里屋，对于女人有着另外一个称呼，另外一个名字。它似乎是一道与生俱来的伤口，不允许别人触摸，它埋伏在浓郁的阴影里，光线昏暗如同子宫里边的颜色，让男人怦然心动。我们

长大的过程，就是使它逐渐接受“进入”的过程，直到寻求“进入”。在这种寻求中，一个女孩儿变成妇人。

76 / 九 一只棺材在寻找一个人

我们从死者睁开的眼睛里，看到的只是她的躯体的结束，而她的灵性并没有消失。当来自冥府的气息在一瞬间忽然覆盖了她的躯体，这个“破裂”的人才意识到，自己从未如此真实地、强烈地“活过”，如此地明白这个世界。

83 / 十 床，男人与女人的舞台

91 / 十一 西西弗斯的新神话

99 / 十二 床的尖叫

据说，人们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错觉，产生声音的东西和听到声音的东西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。如果没有心灵，没有幻想的欲望，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耳朵都是一片空白。其实，是我们自己皮肤在尖叫，那声音返回到我们自己的体内，在我们的内部消失。

109 / 十三 阴阳洞

他让以往的事物在她的身上迅速地死亡。他的姿势是一道闪电，使她吃惊，使她疼痛，使她发现自己身体上还有着另外一个她不知道的嘴唇在呼吸和呻吟。缓慢的纠缠是他的敌人，加速度的摩擦力是他的朋友。他征服了时间，他冲进了她身体内部的虚无之中，打断了她的模糊的沉睡，他把它丢进她生命的沟底……摩擦使他看见了太阳的光，摩擦却使她闻到了死亡的气味。

119 / 十四 一个人的死是对另一个人的惩罚

冤魂最终会到达鬼的身边，有时候它变成云从

那边飘来，变作雨来到人间。死者以它的特殊形式继续与活着的敌人战斗。

132 / 十五 永远的日子

他以他的眉毛和手指袭击了我，
他是我用幻想砌成的房子。

146 / 十六 跳来跳去的苹果

159 / 十七 火红的死神之舞

我将在天堂与你同榻。死人更懂得死人。

172 / 十八 偶然一弹

直到现在，我们一直用沉默来避开我们的过去。

187 / 十九 零女士的诞生

一个人凭良心行事的能力，取决于她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她自己社会的局限，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……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有勇气说一个“不”字，有勇气拒不服从强权的命令，拒不服从公共舆论的命令……

199 / 二十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

我需要安静，直到第二次死亡。

209 / 二十一 孤独的人是无耻的

生命像草，需要潮湿，使细胞充满水，所以只能在污泥之中。

221 / 附录 与陈染生活小记 / 陈燕慈

234 / 陈染大事年表

零 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

为了防止失声叫喊，我们哼唱和倾诉；
为了逃避黑暗，我们闭上眼睛。



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地飘落，厚厚地压迫在我的身体上和一切活跃的神经中。它是多么残酷的一只硕鼠啊，每时每刻，它都在身边凋谢、流逝，但我无法阻挡它。许多人曾经用盔甲或者假意来抵挡它，我曾经用一堵围墙、一扇关闭的门窗和一种拒绝的姿态来抗拒，但都无济于事，除了死亡——那一块葬身的石碑可以拒绝它，没有其他方式。

几年前，我的母亲用她的死亡，拒绝了时间的流逝。我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我那因窒息而去的母亲，她在临终前所发出的最后一声凄厉、恐怖、惨绝人寰的嚎叫，那声音如同一根带倒刺的钢针，被完全地刺进我的耳朵，它深深埋入我的耳鼓里边去，再也拔不出来，那声音成为一种永恒，永远地鸣响在我的那一只耳朵里。

更早一些时候，我的不可一世的生身之父，用他与我母亲的生活的割裂、脱离，使我对于他的切肤感受消失殆尽，使我与他的思想脉络彻底绝断。他用这个独特的方式拒绝了时间。我的父亲他总是使我

想到一个听说过的比喻：有人撒下一粒种子，然后就忘掉了它。等他重新见到它时，发现它已经长成一棵繁茂的花木，枝叶葱茏，含苞待放。只是，这是什么样的种子呢，什么样的花木，什么样的花苞啊！他回顾着，却找不到起始点。

时间是由我的思绪的流动而构成。

现在，我孑然一身。这很好，我已经不再需要交谈，我已厌倦大都市的喧哗嘈杂，那些嗡嗡声像一群看不见的苍蝇，盘旋在我的思维四周，它们喋喋不休，仿佛语言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食粮。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地占有它，使之与他们的未来结伴而行。而我恰恰不相信这种嗡嗡声。但个人的力量是如此之渺小，我无法拍死“苍蝇们”，只能远远地躲开它们。

我住在母亲遗留给我的古老P城里的一套房宅里，内心宁静。这套房舍，门窗遍布，回廊幽长。

独自的生活，并没有给我带来更多的不安。从前，与我父母一起的日子，也不见得有什么特殊的温暖。现在很好，时间似乎经历了多年的奔跑，已经疲倦，凝滞下来。它凝滞在我的房间里，也凝滞在我的脸孔上，时间仿佛是累病了，在我的脸上停止不前，使我的脸孔看上去如同几年前一样。

可是，我的心境提前进入了老人的状态，一切都缓慢下来。

比如，我不再与人争辩，因为我已懂得，所有的争辩与真理到底在哪里毫无关系，那只不过是暂时占领“上风”的问题，而“上风”与“下风”或者谁输与谁赢，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；

我不再认为我们脚下土地是道路，我相信那不过是一局庞大而慌乱的棋盘，这个世界大多数人是用脚指头来思索世界和选择道路的，如果有人偏要用头脑和思想选择道路，那么就承担起不合潮流的孤寂，像一个身躯佝偻得如同问号的老人一般，伫立在路边静静

地观望和怀疑；

我热衷素食，几乎是一个素食主义者，因为我固执而偏见地认定，只有素食，才不会把人的肉体与精神搅和浑浊，目光才会保持明澈、靓丽；

我喜欢自己阳台上的那些家庭园艺，一株高大的橡皮树，一棵龟背竹和一些多年生植物。我不用跑到人声鼎沸、喧哗嘈杂的公园去，就可以享受最新鲜的绿色和纯净的氧气。

……

前些天，我的医生朋友祁洛，建议我应该到他的医院去一趟。他在电话中关切地询问了我的情况。我回答说，我不想见人，任何一种“别人”。

外边那些言辞都如同月光一样是一种伪装的光芒，毫无意义。信奉交谈是一种慰藉，正如同信奉画一个面包可以充饥。

我的肉体也不需要药片，这与我的精神不需要任何一种宗教信仰一样。

我对他说，如果我需要，我会去找你。

祁洛说，你正在一天一天地走向“幽闭症”。

我知道，文明的意义之一，就是给我们千奇百怪的人与事物命名。那不过是一种命名而已，像我的名字叫倪拗拗一样，是一种形式，我不知道叫作“倪拗拗”与叫作“一只狗”有什么不同。

这会儿，我侧身斜躺在那只硕大的软床上，这床——大水之上的方舟，乱世之中的城堡，我的男人和女人。

一线夏季的火苗般的晨光，夹杂着外面的空洞的嘈杂，从窗幔的缝隙钻进来，抹在我不愿睁开的疲乏的眼帘上，那光晕在我的眼皮上跳跃着岁月之舞。

我不喜欢被阳光照耀的感觉，因为它使我失去隐蔽和安全感，它使我觉得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正在毕露于世，我会内心慌乱，必须立刻在每一个毛细孔处安置一个哨兵，来抵制那光芒的窥视。然而，世界上的阳光太多了，每一双眼睛的光芒都比阳光更烫人、更险恶、更富于侵略性。如果，任凭它侵入到羸弱的天性中来，那么，我会感到自己正在丧失，正在被剥夺，我会掉身离去。

因为，我知道，被任何一种光芒所覆盖的生活，都将充满伪饰和谎言。

我是在1968年这样一个非凡的年份里的一个没有任何独特之处的夜晚出生的，我悄悄脱离了母亲不安的子宫，带着对世界的不适应和恐惧感，像一只受惊的羔羊，慌乱地大声啼哭。出生时的光线是柔和的淡蓝色，这使我一生都不喜欢强烈的光芒。

据有关黄道和星座的书说，此时出生的女人，她的信念坚定得像那个西班牙的修女Therese Davila。

但是，30年之后的今天，我发现我并没有翻越、避开那缕刺目的光线。这会儿，我躺在大床上，感觉到阳光的脚步在我的眼皮上跳来跳去，时光随着它的脚步一页页翻开。

我曾经是一个天使，但天使也会成长为一个丧失理性的魔鬼。正如同有人说，通向地狱的道路，很可能是用关于天堂的理想铺成的。

这需要多么疯狂的时间背景啊，所有的活的细胞都在它的强大光线笼罩下，发育成一块死去的石头。

现在，我不想起床。为什么要起来呢？我用不着再像许多人一样匆匆爬起来去上班，去挣钱。

只要能维持起码的衣食温饱，我就不想出去挣钱。

我睁开眼睛，盯住枕边的一块怪模怪样的墨迹，审视它良久。有一瞬间，好像我的灵魂脱离了我的肢体，在床榻的周围游荡，从三

个维度审视躺在床上的躯体。于是，我更加用力去辨识那墨迹，想把那股青烟似的魂灵拉回到我的身体。

在我的这间玫瑰色的卧房里，在这张一年来孤居独寝的床榻之上，除了黑蓝色的钢笔墨汁以外，不会有其他的汁液。枕下零散地摊着几页白纸，和一支钢笔。我习惯于枕靠在床榻上写字或者乱画。无论纸页上那些断编残简是日记，是永无投递之日也无处可投的信函，还是自言自语般的叙述，无疑都是我的内心对于外部世界发生强烈冲突的产物，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呼吸。

我常常感到脱离了正常意识，感到身边遍布着敌人，我自己也成为我之外的另一个人，甚至是一个无性别者。正像美国的那个叫作《镜子》的电影中我们所看到的人一样，那个人独自伫立在浴室内的镜子前，热气在滑亮的镜子光面上抹了一层水雾，窗子紧紧关闭着，但室外的风依然徐徐不断吹送进来，舞荡着浴缸的帘子，那帘子正好遮挡在镜子前的人体的私处。那人充满自恋地把自己关闭在浴室内，因为那人曾把内心和肉体裸露在肮脏的外边太久。

空气里到处都埋伏着隐形的眼睛，不怀好意地窥视着这个人。

你不知道那人的性别，因为那人不想让你知道。

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那镜子里的人。很显然，我是从发虚的镜中认出了我自己，那是一个观察分析者与一个被观察分析者的混合外形，一个由诸多的外因被遮掩或忽略了“性”的人，一个无性别者。由于这个人的光彩照人，便拥有了向多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。我还看到外部世界的典型现实已完全被扭曲、变形，好像一切都是虚幻。

即使我从不少宗教或者哲学的书里得知，无论东方抑或西方，如果一个人要得到启蒙、开悟，这种自我分离感是必需的经历。但是，我仍然担心，这种人格解体障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失去控制，爆发成一种疯狂。

在这样一个光线如玻璃一般刺目的清晨，我凝神注视枕边的那一块墨迹，大概是我在纸页上胡涂乱抹时，不小心弄上的。

那墨迹的形状如下：



这墨迹很像一张地图，空心地图，仿佛正象征着居住在我们这个球体上的人们的一些特征——虚空、隔膜、碎裂及渴望。顶角上，仿佛是一对雌雄对峙的山羊，盘踞在性别的终极，既向往占有，又对立排斥；中间断裂的沟壑，是无底的黑洞；左右两端是两只怪兽，背道而驰，狂奔猛跑。

……那是一颗被岁月日渐噬空的巨型心脏，一扇在秃岭荒天中开启的天窗，一张焦渴地呼吸着盎然生机的嘴唇，一个敞开的等待雨露滋润的子宫，一只泪水流尽、望眼欲穿的眼睛，一叶被蛀虫噬损的绝望的肺片啊……

我不想起床，让自己长时间沉溺在对那块墨迹的想象中。

一年来，沉思默想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很大一部分。在今天的这种“游戏人生”的一片享乐主义的现代生活场景中，的确显得不时尚。

其实，一味的欢乐是一种残缺，正如同一味的悲绝。

我感到无边的空洞和贫乏正一天重复一天地从我的脚底升起，日子像一杯杯淡茶无法使我振作。我不知道我还需要什么，在我的不

很长久的生命过程中，该尝试的我都尝试过了，不该尝试的也尝试过了。

也许，我还需要一个爱人。一个男人或女人，一个老人或少年，甚至只是一条狗。我已不再要求和限定。就如同我必须使自己懂得放弃完美，接受残缺。因为，我知道，单纯的性，是多么的愚蠢！

对于我，爱人并不一定是性的人。因为那东西不过是一种调料、一种奢侈。

性，从来不成为我的问题。

我的问题在别处——一个残缺时代里的残缺的人。

一 黑雨中的脚尖舞

这个女人是一道深深的伤口，
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要塞。
她的眼睛闪着光，
那光将是我的道路。
这个遍体伤口的女人是我们的母亲，
我们将生出自己的母亲。



那时候，我11岁或者更小。夏季傍晚的天气有点像我的心绪，总是很糟糕。雨水说下就哗哗啦啦下起来，而且那雨水总是先集中吹落到我身上，一阵风过后，我看到自己细细的胳膊上的衣袖，生气地扭到后边去，皱皱巴巴别着劲，而腿上的裤管则更显得生气，直溜溜像根细木棍，一声不吭。

于是，我对我的胳膊说：“不小姐，我们不生气。”我给我的胳膊起了个名字叫作“不小姐”。因为，我觉得很多时候，它代表着我的脑子。

然后，我又对着我的腿说：“是小姐，我们回家找妈妈去就是了。”我给我的腿起的名字叫作“是小姐”。因为，我觉得它更经常地只代表着我的肢体，而不代表我的意志。

再然后，我就率领着我的“不是小姐”们走开，一路上对她们说着安慰话。当然，我是在身体内部不出声地说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我一个人是很多人，这样很热闹。我们不停地交